

社會小說

新新外史

(二)

社會小說
新新外史

第十三回 遇荒旱老父乞哀憐 傳書信閹人遭申飭

敬王的三個條件。是甚麼呢。只見他不慌不忙的。向恩王笑道。大哥。你請坐下。不必着急。聽小弟仔細對你說。頭一件。載興如此胡鬧。北京城這地方。是不能再容他住了。莫若請旨派他爲護陵大臣。把他安置在西陵易洲。一者免得他再惹禍。二者也省得大哥耽心。你想這個主意如何。恩王連忙應道。使得使得。明天就請你入奏請旨就是了。那第二件呢。敬王道。第二件是咱們同族中的。溥銘。溥榮。你可知道。恩王道。他們是親弟兄。溥銘現襲固山貝子。溥榮爲鎮國將軍。他們兩個人全是御前侍衛。彼此既同族又同朝。怎麼不知道呢。敬王道。這兩個人倒是很有志氣的。我們弟兄無常愧死。遂將前派善輔出洋留學的話。詳細述說一遍。恩王也覺着慚愧。說假如載興早給他出外遊學。何至坐在家裏。闖這大禍呢。敬王道。此時後悔也來不及了。小弟想紹榮二人。全當的是窮差事。這次學。耗錢很多。大半年在軍機。

中富有。似乎應當替他們墊出這筆款來。爲
爲宗族。全是誼不容辭的。小弟意
思。請大可撥五萬銀子。給溥銘溥榮。作爲重興此番留學之費。大哥可贊成麼。恩王
聽了。沈吟不語。敬王一看。知道他是捨不得。便冷笑道。大哥把金錢太看重了。目
前載興這事。是遇在小弟手中。假如這宗正差使。是一位窮而且貪的王爺當着。大哥
要想打通了關節。開釋載興。只怕十萬頭。未必作得到罷。如今只叫你拿五萬。還是
面子上的錢。你難道還吝惜不成。恩王聽這話。知道不應許是過不得關。只得狠一狠
心。勉強的答應了。又問他第三件。敬王道。第三件更是大哥分內應作之事。善輔留
學回來。才堪大用。求大哥專摺保薦一番。咱們宗室中有了干城之才。也是你我弟兄
之福。想情大哥必然是贊成了。恩王連聲答應。說作得到。這三件事完全應了。然後
敬王把溥銘。溥榮。善輔。爺兒三個叫出來。見了見恩王。當面謝過賞賜栽培。恩王
雖然心中不樂。面子上只得勉勵了幾句話。敬王又把載興提出來開釋了。並叫他具了
一張永不捨人的甘結。又叫榮將軍具了一張保狀。這件事纔算完全平息了。第二天敬
王便上了一個摺子。請旨派載興爲守護西陵大臣。奉旨准了。載興只得耐着氣兒。到
易州去看墳。恩王也只得具摺保薦善輔。留學七年。才堪大用。太后見了。很是歡喜。

○當日便召見溥銘。溥榮。善輔三人。問了問留學的始末。一一奏對。深慰慈懷。第二天便傳旨把陸軍部滿尙書寶安。升爲體仁閣大學士。欽此。升了陸軍部尙書。所遺陸軍部侍郎一缺。即以善輔補授。欽此。善輔得了陸軍部侍郎。這個消息。不出十日。早傳至海外。被他把弟彭國珍知道了。除驚愕之外。又頓足大罵。好一個詭詐的滿奴。七年工夫。竟把我蒙在鼓裏。自己越想越氣。便寫了一封信。寄與善輔。善輔接到信。拆開閱看。只見上面寫道。

書諭善輔滿奴知悉。爾以愛新氏遺種。潛來海外。留學陸軍。隱爾滿名。冒我漢姓。窺視吾黨機密。與吾漢族好男兒。聯金蘭之好。口談革命。志報滿清。此番回國。攪得軍部職權。誓必與吾黨爲仇。殲我同志。發我隱私。使吾鐵血團在國內無立足之地。以保爾家之宗廟社稷。以殺盡吾漢人。然爾之計亦左矣。爾只一身。吾漢族無名英雄。成千累萬。將左挾手槍。右提炸彈。以與爾一人相周旋。爾之命如朝露耳。大丈夫作事。磊落光明。不爲鬼賊。特馳檄告爾。爾其慎之。

彭國珍具

善輔看罷。歎道。天生瑜而何生亮。既生亮。又何生瑜。我與國珍老弟。也要算一時

瑜亮。但老天爲何不生我爲漢人。或者生國珍老弟於滿族。我二人可以抱一個宗旨。建一樣事業。豈非美滿完全。毫無缺憾。偏偏使我們爲一滿一漢。遂令手足之親。變成胡越。他這封信。明明恨我已極。但我也不能不覆他一信。自己精心用意。斟酌又斟酌的。寫了一封回信。用雙掛號寄至東京。此時國珍住在小石川區大塚町一個下宿中。正同宋樵夫閒談。忽見報進一信。拆開念道。

國珍如弟手足。閱大札如讀陳琳之檄。汗透重衣。弟爲漢族男兒。以大義責備。兄知罪矣。所惜者。弟不能諒兄之苦衷耳。兄亦知滿人昏暴。揆之天理民心。萬難長久。若令兄生於漢族世家。則磨頂毀身。以殉革命事業。亦不甘居弟後。乃上天偏生兄於滿人隊中。且生兄於愛新覺羅氏之一支一系。若言革命。是叛祖宗仇父母也。叛祖宗仇父母之人。吾弟尙何所取。而復與之親近。故兄之不能忠於漢。亦猶弟之不能忠於滿也。然兄雖爲滿人効忠。尙敢以一言自誓於吾弟之前。則鐵血團之秘密。決不由兄口中漏出一字。鐵血團之弟兄。決不由兄手中戕賊一人。皇天后土。備聞此言。自欺欺人。身爲齏粉。死於炸彈之下。此後弟爲伍員。兄作包胥。各行其是。努力自愛。書不盡言。

善輔頓首

國珍看完了。又交給樵夫閱看。樵夫歎道。滿人中照善輔的爲人。也就算難能可貴了。吾弟總要原諒他纔是。國珍道。他果能照信上所言。從此便由他去。他倘然不知自愛。拿出鷹犬手段來。搏噬漢人。沒有旁的。我只好對不起他。以炸彈見餉了。不表二人在海外議論。再說善輔自到陸軍部接任以後。留心察看。見部中不過徒有其名。所辦的。俱是例行公事。一任各司書吏。上下其手。其中的弊端。真是無從究詰。再看各員司中滿人。俱是執袴子弟。漢人多係白面書生。不但軍事學一點沒有。就連起稿辦公事。也沒有一個出色之才。自己想了一想。必須調用幾個得力的人才。好幫同整理一切。部中只有一個留學的熟人。就是路紹祖。紹祖回國後。他父親給他捐了一個郎中。籤分在陸軍部。他已經當了二年差了。尙未補缺。自善輔到部後。他認得是當日留學的老朋友。便竭力巴結。善輔也另眼看待。未出三個月。便給補了駕仗司員外郎。這一天提起閒話來。善輔問他章敬宗曹玉琳一千人。現在何處。紹祖回答。俱在北洋總督署中充當文案。善輔第二天便上了一個摺子。調曹章二人歸陸軍部差遣委用。奉旨准了。便由陸部行公事到直隸總督。請他傳知兩個人。急速來京報到。却說這兩人已從北洋有了差事。始終未曾回山東去過一盪。曹玉琳把他夫人接到天津來。

。章敬宗却不肯接。同寅同學。俱都勸過他。他是執意不肯。在天津小班裏接了一個妓女。名叫安安的。作爲側室。自己在河北租了一所公館。男女下人用了七八個。自己已有包月洋車。後來看人家全坐馬車。他也眼熱。偏巧有人託他的門子。運動一件差事。居然成熟了。那人便送了他一輛馬車。並隨過一個車夫來。從此居然出入馬車。大有府道的威風了。可是二年工夫。他並未給家裏去過一封信。却說他父親。章善同。自那日兒子進城。一去不歸。過了幾日。他等急了。便自己進城。到了他那廣聚錢糧店中。一進門。直眉瞪眼的。便尋找少東家。掌櫃的張子誠。忙迎着告訴他道。少東家走了好幾天了。難道沒有回家去麼。善同發急道。他要回家去。我又不問你了。他到底是何時走的。上甚麼地方去了。張子誠道。他只住了兩天。還是大前天走的呢。這裏縣太爺還派了兩名差役。在路上伺候他。準到那裏去。我也不知道。請東家問那兩個差役。便曉得了。善同直瞪着眼。又是氣。又是不放心。纔要往下問。子誠先對他說道。少東家臨走時候。從櫃上支了一千五百兩銀子。當時櫃上沒有那許多。是我從別的銀號裏。通融了九百兩。櫃上湊了六百兩。纔打發他走了。這幾天也沒有賣糧食。人家催討很急。東家來的正好。你老設法。先把這九百銀子虧空。彌補上罷。

善同不聽猶可。聽了立時跳起來。對掌櫃發話道。誰叫你給他的這筆銀子。真是少嗎。超起來一千五百兩。他敢要你就敢給。我偏不能承認的。你怎樣給的他。你怎樣向他要回來。要不回來。你得還我。還不起折給我地。咱二人沒有旁的話說。張子誠一聽。也急了。大聲喊道。你說甚麼。你的兒子。花了你舖子的錢。叫我姓張的還。他也不是我的兒子。我也不是他的爹。再說當初你不是對我說過嗎。少東家到店來。同我來是一樣。他要使錢不拘多少。自行給他用。怎麼今天又反復了。你要心疼。你自己找他要。我管不着你家裏的臭事。並且我姓張的。在你櫃上。不長支不短欠。咱今天就散夥。你另請高明。姓張的不伺候你爺們了。說罷立時就要交代帳。善同說不成。你走不了。這一千五百銀子。沒有着落。咱們得到縣裏說去。子誠說好好。咱們這就去罷。說罷拉了善同便往外走。櫃上夥友全出來勸。也勸不好。左右鄰出來勸。他二人也不聽。高低手拉着手兒。到縣裏打官司。在善同的意思。以為自己是老封翁。日前縣官見了。另眼看待。如今去告張子誠。知縣定給作主。替他追出這一千五百銀子來。不然也得把張子誠打押。替自己出這一口氣。因此理直氣壯的。一直跑到縣衙。一進門便抓鼓喊冤。值日的班頭。認得善同。知道他是老封翁了。那敢怠慢。忙

把他勸到值日房中。問他因何喊冤。他把原故說了。班頭笑說道。依我勸你老人家。算了罷。不必告狀了。你請想。銀子是少爺花的。怎好叫旁人賠呢。善同不依不饒。非打官司不可。又兼方纔喊冤。潘知縣早聽見了。派人出問何事。班頭忙進去回話。知縣傳諭。在花廳過堂。班頭忙出去把原被告帶至花廳。俱都朝上跪了。知縣忙冲着善同。拱一拱手。笑道。章老先生。你爲何事告狀。詳細訴明。本縣必給你作主。這一次跪在地下。善同倒不怯官了。一五一十的。把前事訴明。他滿心想。縣官必替他追那一千五百銀子。那知竟自錯了。只見潘知縣笑道。依本縣說。這件事。你老先生。不但不可告你那掌櫃的。還應當重重的謝他呢。你請想。你那少爺。是宮保奏調的人。這一到天津去。不是京卿。便是府道。一切運動費。應酬費。那一樣不得錢。要沒有這一千五百銀子。怎得成功。他目前雖花掉一千五百。將來得了差缺。一萬五千。一十五萬。全說不定掙回家來。難道那掌櫃的。還能分一半麼。可見掌櫃的替你籌欸。巴結少爺。正是大大的功臣。你不謝他罷了。怎麼還告他呢。依本縣勸。好好的回去罷。不要生氣了。善同被這一套話。說的啞口無言。張子誠却向縣官叩謝。說小人的委曲。全蒙大老爺替我說明了。我這裏叩謝大老爺。又回頭對善同說。東家。你

不用生氣了。我這掌櫃。也當不下去。回頭你另請高明。咱們走罷。別跪在這裏。招大老爺生氣了。說罷拉善同起來回店。尙未出衙。只見送敬宗走的兩個差人。攔住善同討賞。說我的老太爺。小人們送少爺到濟南。回頭時候。少爺只賞了兩元錢作盤費。還不够車費啦。你老太爺。難道還叫我們賠錢麼。善同無法。只得帶他兩人到店。每人又給了五吊大錢。問他們少爺到濟南以後何如。差人說。少爺到濟南。住在城內製錦市胡同曹公館。聽說同曹少爺。一齊到天津去了。再有幾天。一定有信來。你老人家。何必着急。差人去了。張子誠高低把事辭了。誰知子誠去後。這生意便一天不如一天起來。善同請了一位掌櫃的。名叫李堪仁。自他入號以後。漸漸的把從前舊夥友。一律辭掉。全換了他自己的人。今日也賠。明日也虧。不到一年工夫。竟自賠掉了三千多兩。善同很詫異。說我這買賣。在前任張掌櫃手裏。那一年刨除挑費。總要剩兩三千銀子。如今不但不賺。反倒賠了這許多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李堪仁道。東家。你不要這樣說。從來作買賣。有賺就有賠。這宗事誰敢拿得定呢。橫豎我竭力作。沒有一毫私弊。至於賠賺。有帳可憑。請東家仔細查帳。如果帳上有一分一釐不符。我李堪仁情甘認罰。善同把帳調了來。自己一邊看一邊算。算了七天七夜。果然賠掉

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五錢三分。清清楚楚。並沒有絲毫不對。到底是怎麼賠的呢。仔細考查。全賠在糧食的買空賣空上。比方三兩一石存的豆子。到後行市愈久愈微。結果二兩五錢倒出去了。一千石便要賠五百兩。諸如此類。不計其數。這買賣焉能不賠。善同嘯怨堪仁。不應當放開手這樣作法。堪仁不服。說這在當初全是問好了東家纔存的。我並不敢私作主張。如今賠了。却來嘯怨我。要是賺了呢。難道東家還能分給我一半麼。善同道。當日存的時候。你說得天花亂墜。怎麼將來必缺。怎樣加倍賺錢。如今賠了。你又不負責任。難道當初的話。不是你說的嗎。堪仁道。這話奇了。誰長着後眼呢。我當掌櫃的。看出有利來。就得趁着機會去存。至於是賺是賠。如同押寶一樣。押着紅。那是徼倖。押着黑。只好認命運不佳。誰也不管保險。善同聽這話。氣急了。拍着棹子喊道。我多少血本交給你。叫你押寶嗎。你簡直是有心坑人。今天就給我請。我不要吃你這樣掌櫃的。堪仁冷笑道。走嗎。你說的倒容易。外邊借人家的兩千多兩。全是我經手。不還清了。就走嗎。你把銀子拿出來。將外欠一律了清。我馬上就走。多住一天的。不是朋友。善同此時。氣的說不上話來。夥友大家出來解勸。後來高低由善同典出兩頃地去。才把債務還清。賭氣把買賣也收了不作。其實三千

多兩。全入了李堪仁一個人的囊橐。老頭子又心疼錢。又恨兒子。害了一場大病。幾乎沒死了。病好之後。家裏又遭了一把火。連倉帶囤。全燒了一個精光。僅僅就剩下住房。那知福無雙至。禍不單行。偏偏這一年又趕上大旱。赤地千里。顆粒全無。善同雖有五六頃地。如守石田。毫無希望。家裏做活的。全開淨了。只剩下一個燒火的老蒼頭。名叫孟忠。在他家四十年了。當初曾隨善同出去貿易。是共過患難的人。所以無論如何。不能辭他。家中主僕三人。愁眉苦眼。淨指着當賣衣服傢俱。糶米換柴。艱難過度。那知遇着賤年。東西也不值錢。拿一包襖衣裳。只當兩串錢。小米要賣到五百錢一升。五吊錢一斗。買三升小米。買一細柴。對對付付的過上五天。又得想主意。孟忠一日對善同說道。老東人。你也得想一條生路。大家纔能活。要淨指當賣着吃飯。早晚也是得餓死呀。善同發急道。你這老東西。就會說現成話。你睜開眼看。咱們這淄川一縣中。誰家有飽飯吃呀。天塌砸衆人。那裏去尋生路啊。孟忠從鼻子裏似笑非笑的。哼了一聲。又說道。要說別人家尋不出生路來。我還信。惟有咱們家現放着生路。你不去尋。坐在家裏挨餓。真真也叫人難解了。善同道。生路在那裏。你倒說一說。只怕沒有。要果然有。我立刻就尋去。孟忠道。我說的就是少東人。

當初攻書上學請先生。後來到東洋留學。一匯銀子便是一千兩。後來學成回家。住了兩天他就跑了。臨行之時。還帶了一千五百兩走。不要說你們是親父子。就是朋友。要這樣供給他。他也應當補報罷。我從旁聽說。他在天津早已作了大官。如今使奴喚婢。騾馬成羣。難道說。他生身的爹娘。現在挨着餓。他就不管嗎。你何妨尋他去。他將你們老夫妻。接到任上享福。我孟忠也跟着沾一點光。不強似在家裏挨餓麼。就說他不肯接你們往天津。給你個一千八百兩的。拿回來。今年也好過。不至挨餓了。這不是現放着的生路麼。孟忠一席話。尙未說完。善同老眼中的熱淚。早如斷線的珍珠一般。接二連三流個不住。哽哽咽咽的說道。孟忠啊。我的老弟啊。我那兒子。要照你這樣居心。我們老夫妻倆。能受眼前的罪嗎。他自從離家之後。如今整整二年了。並未曾給我來過一封信。我倒託人給他寫了三封信。他一字也不答。後來我索性也不給他去信了。你別看我嘴裏不說。我心裏時時刻刻的惦着他。總怨我當初錯了主意。我要不巴結他念書。或叫他務農。或叫他爲商。他決不至忤逆到這般天地。你看咱村裏的孫訥言。跟他不是同學嗎。現在人家在天津一個銀號裏學徒。如今熬上跑街了。一年也能掙五七百銀子。如數拿到家來。養他爹娘。你沒看見孫老頭子。現在倒成

了封翁了。豐衣足食。還有兒媳婦伺候着。孫男孫女一大羣。真好造化。我們老兩口子。巴結兒子作官。如今倒落到這宗景況。說起來怎不叫人傷心。善同一邊說着。那眼淚更流的多了。孟忠勸道。老東家你哭一會子。也當不了甚麼。依我勸你湊幾個盤費。自己到天津尋他一盪。常言說朋友還有見面情。何況是父子呢。他自要見了你。看你這宗窮苦。自然接你們老夫妻去享福。老在家裏坐着。他還認着是當初的景況呢。一個作官的人。終日公事還忙不過來。那有閒心記掛着你們。你想我這話對不對。善同到此時。也活了心。只是爲難盤川。孟忠替他出主意道。聽說蒲師爺的兒子。近來有了好事。在河南撫台那裏當文案。他家裏很好過。老東家何不訪一訪蒲師爺。向他借幾兩銀子作盤川。那老先生是一個講道德的人。萬不能不借。善同想了想。除此之外。也沒有旁的道兒。只可老着臉去尋蒲竹年。竹年此時在家裏納福。除去飲酒看書之外。輕易連房門也不出。善同尋了去。因爲是老賓東了。見面極其親熱。又問他敬宗的近況如何。善同含着眼淚。一五一十的說了。竹年歎息道。當初我的話。沒有說錯罷。比如你老先生。不巴結他出洋留學。他也決不蔑棄天倫。竟至如此之甚。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。善同忸怩了半天。纔將借盤川的話說了。竹年慨然應允。立時拿

出十元錢來。交與善同。說這一去的路費足够了。自到了天津。看見敬宗。無論如何。也總給你幾百銀子帶回來。不愁沒有回頭的盤費了。善同千恩萬謝。回到家中。對老婆說了。許氏也十分感激。不敢耽擱。第二天便到濟南。此時津浦路已經通了。在濟南只到親戚曹家住了一夜。次日便乘車到天津。曹翁此時也不作官了。只在家裏享福。見善同來。却倒是很可憐他。臨行時也送了十塊錢。善同打聽曹玉琳。同自己兒子敬宗。住在甚麼地方。曹翁說。玉琳半年前被南洋大臣調了去。目前不在天津。至於敬宗住在那裏。可實在不知道。最好你到了天津。上總督衙門號房。一打聽便知道了。善同到了天津。住在三條石棧房。果然遵照曹翁之言。先打聽總督衙門在那裏。棧房夥計。替他雇了一輛車。一直拉到院署。善同一看。見門前車水馬龍。還有許多衛士。荷槍而立。早嚇得渾身發抖。那敢上去問話。自己一個人在轅門外。站了足有兩個鐘頭。衛士看他形跡可疑。還疑惑他必是喊冤上控的。忙走上去。向他發話道。你這老頭子。太不懂事。有甚麼委屈。到府縣衙門去告。這宮保衙門。不是告狀的所在。你趁早走開。不要自討沒趣。善同忙央告道。老總老爺。我不是告狀。是來尋人的。衛士道。你尋甚麼人。善同答說尋兒子。衛士又發話道。人多着呢。誰是你的兒

子。也有個名兒沒有。善同道。我那兒子叫章敬宗。衛士聽了。很露出一種詫異的神氣來。說甚麼。章敬宗是你兒子嗎。善同道。我的總爺。別個有冒認的。難道兒子還有冒認的不成。衛士到此時。少露出一點和氣來笑道。我的老先生。你爲何前十天不來。如果前十天來。立時就能見着他。如今却晚了。來不及了。善同忙問道。這是甚麼原故呢。衛士道。這位章敬宗老爺。他原是宮保衙門的文案。從早八點來署。晚六點方能下班。偏巧前半月北京陸軍部。來了一套公事。調他歸部任用。並且是奏調的。宮保也不敢延遲。沒出三天便打發他上京去了。如今你老先生來。豈不是撲一個空嗎。善同聽了。立時急的跺脚流淚。幸而這個衛士。也是山東人。有一點同鄉義氣。便安慰他道。你不要着急。我替你到巡捕房吳老爺那裏打聽打聽他。此次到京。必然有安稟來到宮保這裏。暫時寓在甚麼地方。吳老爺大半知道。自要有地名兒。你坐火車到北京。三個鐘頭便能到。下車之後。一直投奔了去。自然就見着了。善同作揖道謝。求他速去打聽。衛士去了半個鐘頭。方纔回來。笑道。這事真費了周折了。我央求吳老爺。親身到文案處。方纔問出來。這個條兒上寫的清楚。你看了自己去尋罷。善同接過來。再三致謝。方纔去了。看條兒上寫的是。北京崇文門內。東四牌樓。報

房胡同。門牌第十八號章宅。善同知道地名。這纔放了心。趕緊回客棧。第二天早八點快車。便到北京去了。十一點半鐘。到了北京車站。下車之後。也不到客棧。便照條兒上的地名。僱了一輛洋車。進了前門。一直拉到東四牌樓。報房胡同。拉進胡同口兒。洋車便住下。說到了。善同說我找章宅。你得把我拉到章宅門前。方能給錢呢。拉車的說。章宅多得很呢。你自己尋去。我那裏認得。橫豎拉到報房胡同便完了。誰能挨着門替你數去。善同無法。只得開付了車錢。自己由西往東。挨着門數下去。並沒有一個章宅。心中焦躁。說再要尋不着。如何是好。忽然了悟。方纔數的是路北各家。如今再翻回去。由東往西。數一數路南的人家。必能尋着了。果然數了六七個門。見一座黑漆大門。門框上掛着一個牌子。是陸軍部章四個字。不覺心中大喜。又怕錯了。仔細看一看。門牌果是十八號。心說這一定是了。連忙邁步要往裏走。只見門房中出來一個僕人。年紀三十上下。長得很機伶的。一看善同。穿著粗布夾襖。藍布破鞋。渾身的塵垢。便拿他認作要飯的乞丐了。忙瞪着眼申飭道。快去快去這裏不打發。善同只得納着氣兒。含笑說道。管家。我不是要飯的。我同你們老爺是鄉親。特地來望看他煩你給通稟一聲罷。僕人道。我們老爺。向來不認鄉親。你這個秋風。